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 第五十六回 徐良上襄陽獻鐵 艾虎奔賊店救人

雙調《西江月》：蓋世英雄，山西地面甚有名。行至烏龍崗，誤入賊店中。猜破就裡情，反把賊哄。

李、劉、唐、奚枉把機關弄。若不然，大環寶刀得不成。

且說艾虎同著鬧海雲龍胡小記、開路鬼喬賓，三個人整走了一夜，第二日早晨找店住下，吃了飯，整睡了一日。如此的三晝夜，出了岳州府的境界了。艾虎著急說：「準誤了我的事情了。」與店中人打聽奔娃娃谷打那門走，店中人說：「問娃娃谷，岔著一百多里路哪。前邊有個烏龍崗，由烏龍崗直奔西北。」再問上湘陰縣往那裡奔，人家指告的是直奔正南。打店中吃了早飯，這白晝走也就無妨了。給了店飯錢起身，直奔烏龍崗。

正走間，過了一個村子，出了村口，看見村外一伙人壓山探海瞧看熱鬧。三位爺也就直奔前來，分開眾人，看看什麼緣故。見裡邊有一個婦人，約有三□多歲，穿著藍布衫、青布裙，頭上有一個白紙的箍兒。那婦人眼含痛淚，在那裡跪著。有兩個年近七旬，手中拿著兩根皮繩兒，兩邊繩兒上穿著二三百錢。婦人面前地下鋪著一張白紙，上面書寫黑字。艾虎、喬賓俱不認識，叫大爺念念聽聽。胡大爺念道：告白四方親友得知：小婦人張門李氏，因婆母身死，無錢製買衣衾棺槨，屍骸暴露。

大夫染病在牀，病體沉重，命在旦夕。小婦人不顧拋頭露臉，恩求過住仁人君子、大眾爺台，以助資斧。一者製買衣衾棺槨，二則請醫調治丈夫之玻永感再生之德，棄世的永感於九泉之下。

念到此處，不由的幾位爺心中一動。這幾位本來都是生就俠肝義膽，仗義疏財，見人之得，如己之得；見人之失，如己之失。那邊一個文生秀士叫聲：「童兒，打包袱取銀。」出兩錠白金，交與二位老者說：「我有白金二錠，助於這位大嫂辦事就是了。」

二位老者接將過來，說：「大奶奶，都是你這一點孝心，感動天地，這才遇見這樣的好人。衝上磕頭罷。請問……請問相公貴姓高名？仙鄉何處？」這位相公說：「些須幾兩銀子，不必問了。我乃是無名氏。」老者說：「不能。我們回去好交代這位大奶奶的丈夫。」倒是小童兒說出：「我們不是此處人氏，我們是信陽州，居住蘇家橋。我們相公姓蘇叫蘇元慶，上岳州府尋親，打此經過。我們相公這是路上盤纏，不多，在家裡頭三五兩常常周濟人，永遠不說名姓。」此人在此處說出，到了《續小五義》上，三盜魚腸劍，瞧破藏珍樓，請劉押司先生畫鏤圖，周濟義俠太保劉士杰的時節再敘說，此是後話。總論好人總有好處。艾虎等就暗暗的誇獎：「雖是唸書的書生，會知道大丈夫施恩不求報。」

此處原來靠著烏龍崗，那裡有座黑店，開黑店的外號人稱飛毛腿，姓高叫高解，是個大賊，結交著綠林中的五判官：第一是黑面判官，姓姚叫姚郝文，花面判官姚郝武，玉面判官周凱，風火判官周龍，病判官周瑞；金頭活太歲王剛，墨金剛柳飛熊，急三槍陳正，菜花蛇秦葉；南陽府的浮地君王東方亮，紫面天王東方清，汝寧府太歲坊的浮地太歲東方明，陝西朝天嶺王繼先、王繼祖；金弓小二郎王新玉，金龍、金虎，黃面狼朱英，神拳太保賽展雄王興祖等，都是把拜為交的弟兄。他在烏龍崗這裡開著座黑店，手下踩盤子的小賊有一百號人。大家出去，東西南北分四路往店中勾人。也無論仕宦行台，來往客商，見了人就誇獎這店房屋乾淨，吃食便宜。進了這店，就不用打算出去。那個小賊勾了來的，結果了性命，銀錢財物有他一成帳。尋常的時候也沒工錢月錢，店中飯食現成，吃完了出去勾買賣去。

這天可巧四個人在一處，也是瞧這個張門李氏來著，正遇上蘇公子給這婦人銀兩。

蘇公子也是沒出過門的人，童兒又呆，他把包袱打開，又把銀符子打開，這就算露了白了；並且銀符子也沒裹上，就說開了話了。內中就有一個小賊看出便宜來了，那個就調坎兒說：「把合拘迷子伸托。」那個小賊就打書童襠底下要捏銀子，早被旁邊一人看見，說：「你幹什麼的？他是個賊，找地方把他鎖上。」小賊撒腿就跑。那人就追，被小賊的伙計攔住。老頭說：「大奶奶，咱們走罷。」拿著銀子，笑嘻嘻的去了。旁邊有人說：「相公，把銀包起來罷。」胡小記就問艾虎說：「他們所說的是什麼言語，我怎麼一概不懂？」艾虎說：「你自然是不知道，那是賊坎兒，你能知道？他說『把合』，是瞧一瞧；『拘迷子』，是銀子；『伸托』，是伸手。」胡小記說：「哦，就是了，他們是賊。不好了，相公要吃苦，咱們跟下去罷。」

猛然間，就聽見「吱吱吰吰」，「吱吱吰吰」，河南小車響，一轉身看見一宗岔事：

小車上兩邊有兩個箱子，是黑油漆漆的；銅什件，也用黑油漆漆了；銅鎖頭，也用黑油漆漆了；小車連轂輪，全是黑油漆漆的；前頭有人拉著個牽繩，也是黑的；後頭有人推著小車，也是黑的。後頭跟個人，身高七尺，青緞壯帽，青絹帕擰頭，正當中面門上映出來一個茨菇葉兒。穿一件皂青緞的箭袖袍，青絲鸞帶，黑色灰的襯衫，青緞窄腰快靴。往臉上看，黑紫的臉膛，兩道白眉毛；一雙虎目，垂大準頭，四字口見稜見角，大片牙，烏牙根，大耳垂輪，未長髭鬚，正在年少。細腰窄臂，雙肩抱攏，一團足壯。閃披青緞英雄盔，腰間跨刀，綠沙魚皮鞘，金什件，皂色挽手，絨繩搭甩，明顯著威風，暗隱著煞氣。

一看此人好生古怪。原來此人是山西祁縣的人氏，徐慶之子，名叫徐良，字世常，外號人稱山西雁，又叫多臂雄，雲中鶴魏真的徒弟。天生就俠肝義膽，好管不平之事。文武全才，□八般兵刃件件皆能；高來高去，躡房躍脊，夜行術的工夫，來無蹤跡，去無影響；會打暗器，雙手會打，雙手會接，雙手會打鏢，雙手會打袖箭，會打飛蝗石，會打緊臂低頭花妝弩，百發百中，百無一失。故此人稱為叫多臂雄。山西雁的外號可不是山西的大雁，是當初列國時，跟隨晉重耳走國的那些文臣武將，有稱為叫山西雁，故此他這個山西雁比的當初古人。此人雖是徐慶之子，父子的性情大岔天淵。徐三爺憨傻了一輩子，濟了這麼一個精明強幹的後人。徐良性情，出世以來，無論行什麼樣的事情，務要在心中盤算□幾回才辦。聖人云：「三思而後行」，他夠「□思而後行」。他出世以來不懂的吃虧，什麼叫上當。抬頭一個見識，低頭一個見識。臨機作變，指東而說西，指南而說北，遇見正人絕無半字虛言。先前徐三爺在家開著一座鐵鋪，因為打傷人命逃出在外。如今蔭出□座鐵鋪，得了點虧孩兒鐵，打了些刀槍的胚子。有徐三爺信到家，三大大叫徐良上襄陽，一者跟隨大人嚐嚐差，也是出頭之日，也見見他的天倫——活二□多歲沒見過天倫，徐慶走後才生的。徐良他是奉母命離了山西地面。

一路上推著刀槍的胚子，所過津關渡口，一句實話也沒有。可巧走在此處被艾虎看見，三個人對說，這個人古怪。胡大爺問艾虎：「你瞧他們又說什麼呢？」就聽見小賊們說：「噹噹剛兒，肘托挑窰。」艾虎說：「『噹噹剛兒』，是過去與那個相公說話；『肘托挑窰』，是讓在他們店裡住去。此處必有賊店。我出主意，咱們一邊戲耍戲耍他們，一邊保護著這位相公。毀壞了他們這個賊店，也就給這一方除了害了。」胡爺問：「怎麼戲耍呢？」艾虎說：「如此這般，這等這樣。」畢竟不知說出些什麼言語，且聽下回分解。